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叫魂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叫 魂

彭瑞高

叫 魂

彭瑞高*

—

这件事一度改变了我的为人，使我的头发在半月之内，白去一半。

时在去年四月廿一日，农历是谷雨节之后一天。这一天，还真是下了点子雨。

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……这类节气，对现时人们来说，分量是越来越轻了。我敢说，街上跑来跑去的年轻人，三十岁以下的，能背出廿四节气的，百里不会出一。就是我们马北乡干部，平素有节气概念的，也没几个。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我和卫守一两个副乡长，对节气绝对是熟的。我们

* 1949 年出生，江苏苏州人。1974 年毕业于上海师大体育系，1970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中锋之死》、中篇小说《老宅》等。

靠节气做生活。我们都分管过农牧业。出事的时候，卫守一是马北乡的农牧副乡长，而我已改任文教副乡长。我们坐一间办公室，两张办公桌拼边，对面坐，连电话都合用一部。

这天半夜，严格说是凌晨时分，乡办干事小叶来敲我家门，在门外气喘吁吁地叫：彭乡长，老大叫你去！

我开灯看一看钟，两点刚敲过，就骂，死卵，你吃错药啦，什么事这样鬼叫。

小叶说，不晓得，商书记也在乡里等你呢。

我胡乱披件衣裳，推起楼下车子，冒雨去乡政府。外面雨正下得紧猛，雨水打在热身上，寒气激得人缩骨；难得走过路灯，昏黄的灯先下，自己也能觉出头发根在冒热气。世界还没醒转，镇街空空的。只有雨声，铺天盖地，又密密细细的，打得人心烦。一路上，我又问小叶，什么鸟事，值得这样夜半捉贼样叫。他再次说不晓得。他说老大也是他去叫来的。商书记今夜值班，他晓得一切。是商书记叫老大来，老大又叫你来的。

老大就是马北乡乡长尤百大。称他老大，一是他名里有个大字，二是乡干部习惯把乡长称老大。这就有点把乡政府大院看成一只船的意思了。乡长是船老大，而我们这些人，就是一舱里人，要同舟共济，必然无疑了。

我撞进商书记办公室，里面早是一屋烟雾了。商书记和老大两支老枪，正闷着头对抽，桌上瓷缸里，烟屁股堆得一坨狗屎样高。

老大挥挥手，招呼我坐下。我看他的面孔，气色不对，有种死灰样的暗气；两眼红红的，看来也是半夜硬醒过来；那

头刚性的短发，平素看去很有气势的，这时也凌乱了，把这刚过半百的乡长，一下衬到老里去了。

商书记说，乡里出了大事，要你彭乡长来一起拿主意。尤乡长说说情况。

商书记说着又抽烟，而且把头仄向一边，不看我和老大两个人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

老大扔给我一支烟，看我点着火，才突兀地说，阿彭，卫乡长死了。

我猛地吃一惊，打火机就撞在烟头上，溅出了若干火星。我问，你瞎说吧？

商书记说，组织上议事，怎么瞎说。

我说，卫守一下午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

老大说，车祸死的，县公安刚刚来通知。

商书记砸一下脚，咬牙切齿说，害人车子啊，害人车子啊。

我看着商书记咒骂，摇了摇头。他骂的意思，乡里干部都该晓得。

卫守一当了副乡长后，要紧去学驾驶。人家学驾驶，报名就要交四五千元钱，他走了关系，半个铜板也没付。开班那天。他对我说，今后的干部，一定要有几手本事，一是电脑，二是开车。我接茬儿说，三是跳舞，四是泡妞。说着两人就笑。卫守一说，学会开车真的很要紧，公事私事都方便，以后你阿彭用车，不必跟乡办要，看那几个贼的屌脸，就我卫守一来给你开，苏州上海，你拣。我连说不敢，说让你副乡长开车，谁消受得起。

卫守一考出驾驶证后，到处觅车开。我们乡里两台车，是不可能让他开的。一台桑车，老大和商书记用；另一台是北京吉普，帆布篷顶都稀烂了，人造革坐垫露出了老破絮。就这台破车，副乡长副书记用还要乡办安排。卫守一说，这种破车，送我也不要，我也不给乡里添乱。他问底下企业借。东借半月，西借十天，车子常换颜色，不过还是桑车居多。商书记对卫守一问底下企业借车皱过眉头。但老大说，乡里买不起新车，他有本事借来开，随他去。大院里对卫乡长开车，遂一眼开一眼闭，任其自然。

卫守一这些天开的车，是问马城房产公司借来的。马城公司是我们乡这些年发展最快的企业，主要是造房抓住了机遇，乡里批地批得好，地价又便宜，他们的房子就得了大利。马城公司老板汪双喜，跟卫守一是一个村里滚出来的，乡里也同过事，关系很铁。这些年一个在乡里照应着催批件，一个负责造房，搭配得挺好。汪双喜办公司前，是乡牧场场长，人称猪猡专家。办马城公司乡里入了股，汪双喜心气很高，说，马城公司为什么取这名？就是要猛造房，造好房，把马北乡造成个小城市，大家奔小康。汪双喜当了房产老板，自家也发了，屋里起了楼，三层，屋顶还矗起大锅天线，看外国电视。据说他还在上海买了房，有小女人在那里守着。卫乡长问他借车，这一借就借长了，开了一年多，还不见有还的意思。汪双喜也不在乎，他自己坐一辆丰田，黑的；副手都配了2000型。马城公司发展壮大，乡里干部也得了好处。逢年过节，隔三差五，马城公司常来乡里发点劳务费什么的，一般干部三五百，乡长们则有千八百，拿了就皆大欢喜，还要

骂上几句，说汪双喜这猪猡专家，没想现在成了发劳务费专家。

我问，卫乡长开车出了事，要不要跟汪双喜打个招呼？车还是问他借的呢。

老大说，打个卵的招呼，人都死了，一台车算什么。

商书记说，先不说，乡里乡外，尽可能保密。影响太大了。你彭乡长今明两天的任务，就是去县里，配合公安交警，把这个事故处理了。

我说，卫生院我还有会呢，关于西部三村超计划生育的事。

老大不耐烦地说，这种鸟会，不开也罢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是要把卫守一的事情处理好了。

商书记说，是这样。

老大说，我和商书记商量了，你彭乡长出面比较妥当，既可以代表乡里组织上，私人方面，又是卫乡长的好朋友。

商书记这时看了我一眼，虽然匆忙，却很有深意。

我问，卫乡长的家属，要不要明天一道去县上谈？

老大说，我和商书记正为这事挠头呢，卫守一出这事，我们还没告诉卢小凤。

卢小凤就是卫守一的妻子，乡中心校的教师。

老大又说，一事不烦二主，要么告诉卢小凤的事，也请彭乡长出面去办了？

我赶紧摇头。要是换别的女人，叫我去做工作，我去了也就去了。可卢小凤不行。这女人跟我有点子事。自从那件事过去以后，我就想好，再也不见卢小凤了。

我说，我还是集中精力，到县上去处理事故吧。卢小凤你们出面做工作好。你们是乡里当家人，百事由你们经手，做起来比较顺当。

商书记看看我，又是有些深意的目光，然后点点头，说，也好。

老大打了个哈欠，又点起支烟说，天亮后，你坐桑车去县上。不要忘了带几条云烟去。交警那里有熟人么？

我想起在县中跟我一同住读的下铺，叫裘三三的，在交警大队做事，就点了点头。

老大说，一定要找到熟人，没有熟人，托姑妈求姨夫也要找到熟人。交通事故处理，非同小可。事故责任是大是小，结论怎么样，对料理卫守一后事有大关系。晓得么？

我说晓得。

老大定睛看我一会儿，忽而摇头，红了眼睛，说，卫守一啊卫守一，你这个人没福啊。要文凭有文凭，要水平有水平，前程不知几远，怎么会这样，说走就走了呢！

商书记只是叹息。老大的眼睛红得愈厉害，眼袋突然肿起来，两串饱满的泪，就从眼袋口扑簌簌滚下来。我真的听见那泪滚落时，有清晰的响声。自进乡政府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老大落泪。

老大说，三十七八岁，几好的年龄啊，再锻炼几年，马北乡还不是他的？他真的没福啊。

商书记又瞥我一眼。这一晚，商书记眼神里总是有很多意思。老大说着，擦眼泪。他擦眼泪手势很特别，不是用手背，也不是用指头，而是用拇指根这块厚肉，贴着眼袋往上

剝，这样泪就擦不干净，反而把两眼糊得更是一片潮湿。他的鼻翼也肿胀起来，看上去很厚，一歛一歛的，还很亮。老大真是伤心了。

老大说，卫守一聪明人啊，这些年引进洋蔬菜，弄得几多漂亮。现时人人怕种田，他卫守一却不怕，种田还种出了味道，种出了名气。连农科院教授都叫好。这样的能人，乡里县里有几个啊。

商书记闭着眼，只是摇头。

老大又说，这贼，命里注定短寿，没法了的。只可惜了卢小凤，苦了这女子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后事弄得光鲜一些，对活人是个安慰，对死人也是个交代。

屋外的雨，下得更紧猛了。带着潮气的冷风，从门缝里钻进来，丝丝入骨。听着老大和商书记这样议卫守一，我的眼泪也不知不觉浸透了双眼。卫乡长这样突然的死，在我总觉得梦一样，不可相信，也不可接受。我和他对坐一桌几十年了？马北乡说起少壮派，总是抬出两个人，一是卫守一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我和卫守一在许多场合都是连身出现的。我们两个年龄相仿，经历相仿，连身材人样都相仿，只是卫守一各方面比我更精干、更活泼，名气更大些。虽说平时，一乡里共事，少不了有些摩摩擦擦，但在骨子里，我们两个是互相敬着的。凭心说一句，不必老大和商书记开导，就凭我和卫守一这些年的感情，我也会为卫守一搏命说话的。这是什么时候啊。

尤乡长泪眼婆娑的，朝我点头。商书记也说，这事交给彭乡长，靠得住；也只有彭乡长出面，最合适；阿彭，到了

县上，先稳住气，多听少说，找准路子再相机行事，有什么情况，多向尤乡长请示。

尤百大说，多向商书记报告。

我有些作难，眼睛朝上抬，看墙上的电钟一抖一抖地跳针，含混地说，我随时打电话来。

老大看看手表，说，离天亮还有两三个钟头，你阿彭要不要回办公室去再眯一会儿？明天一早去县上，够你忙的。我和商书记再盘一下，看跟卢小凤见面怎么个弄法。

我说声好，起身离开。回到自己办公室这里，廊灯是瞎的，四周漆黑一片；雨声倒是响得很，雨星还飘到我脸上；随雨有一阵阵阴冷的风，在我身边周围打旋。我摸出钥匙，在黑里寻那锁眼，一时竟戳不过去。恐惧感却厚厚地拢来，叫人透不过气。

我想到这也是卫守一常开的门，是他天天掏钥匙的地方。他的钥匙圈我熟悉，用根不锈钢链子，整天吊在腰里，不见有脱手的时辰。那一圈里都是他要紧的钥匙，他说过，自己身家性命都系在这上头了。那钥匙圈上，还穿着个小巧的私章，象牙刻的，扁扁长长，卫守一三个字是隶书。财务送工资来时，他便从腰间拿出这个私章盖上，阴文的三个字虽然极小却清楚得很。乡里人人都赞他这个图章刻得好，他也真是喜欢，没事时就常掏出来，眯了眼欣赏。

手忙脚乱开锁推门，我扑进更浓的黑暗里，去摸墙上的电灯开关。日光灯发出尖锐的响声，光一跳一跳，把墙照得惨兮兮的。灯光下，先扑进我眼的，不是我自己的位子，而是卫守一那张办公桌。他下午走得匆忙，那把椅子还斜放在

桌口，搭在椅背上那条毛巾，看得出还是湿的。办公桌玻璃板上，是一张隔夜的县报。我晓得，这期县报的头版，有一篇记者写他的通讯，标题是《本县种菜第一人》，写的就是卫守一第一个在本县大胆引进种植洋蔬菜的事迹。我见卫守一拿到这期县报时，两眼的目光一时很亮；读这篇通讯，不止一两遍，神情很痴迷，还不时发出些笑。他还叫我看。我一目十行扫过那些文字，嘴上说，嗯，写得不错，你卫乡长早该有人来写写了，心里，却别是一种滋味……

我站在办公室角上，往这张县报，还有卫守一那套办公桌椅，望了很久，心里竟是空落落的。办公室门窗紧闭，空气中还弥留着我不熟悉的那种烟味，那是卫守一吸烟留下来的。我平时嗜茶，从来不抽烟，所以对烟味很敏感。卫守一喜欢抽一种人参烟，东北生产的。他抽这种烟我很欣赏。我过去就一直欣赏卫守一吸烟的姿势。他吸烟手势很好，中指食指伸得笔挺，另三根指头却蜷拢得看不见，显出男人的刚性；他吐烟也吐得好，嘴轻轻一咂，很有味的样子，眯了眼长长地吐，一副儒雅的痴迷相。现在又加上欣赏这烟的烟味，烟雾里，你真能闻出一种人参的味道，淡悠悠的，经心闻就闻得清，不经心闻就以为是老玉米须烧的。这烟味很文气，但又很顽固，丝丝入扣，渗进墙缝，渗进桌柜，渗进一叠叠文件报纸里，慢慢地散发飘逸，成为这间乡长办公室的特别气味。闻到这烟味，我就想起卫守一点火时两眼盯鼻尖的古怪目光，还有他在烟雾后面模糊的面孔。我禁不住抽了几下鼻子，深深嗅了嗅这气味，仿佛怕它逃散一样。我从心里轻轻叫出一声：守一，卫守一！

这后半宿，我没合眼。

二

几年不见，交警裘三宝出息了，忙碌中，透出令人陌生的精干相来。

他说，这里乱哄哄的，我们到休息室去谈吧。

他指的是交通事故处理组。是乱哄哄的。到处是痰、烟头、纸屑，还有肇事人和受害人的争执、吵骂、啼哭。

还没走到民警休息室，裘三宝就说，我晓得跑卫守一的事，会是你来。

我问，你怎么晓得？

裘三宝说，县里头，谁不晓得你和卫守一是马北乡左右脚？

我一笑，说，卫守一现在在哪里？

裘三宝往后面一排平房一指，说，在那里冰着。

我看了看那灰色水泥建筑，铁的门，自己心里先是一冷。

裘三宝问，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我叫人开门。

我像听见了打开这扇铁门的咣当声，又像看见了白布蒙着的卫守一，那里是凉飕飕的，空气里还有些药水气味；掀开白布，卫守一也许认不出了……

我说，还要叫人开门，麻烦了，先不看吧。

裘三宝一笑，继续往前走。我问，三宝，你看这事故怎么个定性？

裘三宝说，有什么好定性的？又不是人车相撞或两车相

撞，还要争个主责次责。他是一家伙冲到河里，自己淹死的，你说怎么个定性？

我说，是这样啊。

裘三宝忽然又停下，说，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？不看现场，跟你说也说不清的。那辆车子，还在河里没弄起来呢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，好。

裘三宝就开了警车，呜啊呜啊叫着，风卷一样，带我去现场。

现场在县道 12 公里处一条河边。河名叫什么也不晓得。河水大概很深，水色幽幽的。裘三宝和我下了车，远远地就见那里聚着些人，在围观。三宝走过去，冷了脸叫，让开让开，大步引我到了河滩。

一辆蓝色桑车，车头朝下浸在河里。车尾还有一小部分露在水上，倒是干干的，亮亮的。裘三宝在河滩边蹲下来，抽着烟，说，村民来报的；不报，鬼也不晓得呢。

我说，见事的村民要是马上下水，兴许卫乡长还有救吧。

裘三宝说，没这回事。村民是深夜放鳖线时发现的。看见汽车浸在河里，先是一泡尿吓在了裤裆里。我们值班的接报，飞车赶到这里，卫乡长已在水里泡两个钟头了。

我问，在水里泡多少时间也看得出？

裘三宝说，我们队长老眼，看得出。

我说，会不会是卫乡长酒后驾的车？

裘三宝说，有这个可能，但现在不好说，要等法医检验。

我想象卫守一喝了酒，红了眼，踩足油门，把车开得飞起来的样子。他是喜欢开快车的。那车亮着大灯，两根灯柱

箭样穿破夜雾，呼啸着疾驶，天晓得怎么会一家伙射进了这河里！

我起身看看周围。县道窄是窄了点，但这里并不是急转弯，车子开得正常，是没有理由冲进河去的。我就问，是不是车速太快，一下子失控了？

裘三宝抽着烟，看着河面，不说话。围观的村民见我们来，三宝又是穿警服的，就晓得是公家人来调查事故，一一贴到我们身后，十分专注地听我们说话，一阵阵鼻息，热热地喷在我的脖根上。

裘三宝站起来，说，都散开散开，有什么好看的。

村民散开了些，过一歇又聚拢，只是比刚才离我们远点。裘三宝说，车速到底有几码，现在怎么说呢？死无对证就是了。不过看河滩的冲势，可以肯定，车速不慢的。

我顺着裘三宝的指点，看这河滩。河滩在路基下，和公路之间还有丈把宽的荒地。那车冲下公路，先在荒地上撞出缸样一个大坑，又犁头似的，翻起了泥草，最后才冲进河里，卫守一这贼注定要殁，公路边那么些行道树，竟没一棵挡住他的车。要是他驾车撞在树上，今天就是另一个今天了。

我问，昨晚事故现场，哪个下水把卫乡长弄起来的？

裘三宝说，还有哪个？老子下的水么。

我看着他啧啧了两声。

三宝说，他这条命啊，说来真有些冤。我一下水就摸出，这车的车窗都是开着的，门也没坏。要是他灵活些，车一进水，他就亡命从车窗里爬出来，肯定不会丢命。可他没爬，还在驾驶座上，保险带还死死扣着！

我忽然悟出什么，说，莫不是他慌乱中解不开保险带，活活淹死的？

裘三宝说，阿彭，事情不敢这样说！开车上保险带，这是我们交警的规定。要是说卫守一是死在这根保险带上，你说这今后工作我们还怎么做。

我说，跟你三宝内部探讨么，谁对外说。

三宝说，我倒是在考虑一个可能，是不是车子冲下公路，冲下河滩，几个折腾下来，先把他震昏了？要不，他那么个灵醒人，怎么逃命会不晓得？

我点头说，有这个可能。

这时，一个村民憨头憨脑地问三宝，这车就这么浸在河里头了？你们公家不弄它起来？

三宝白他一眼，说，你倒是很关心啊，你说弄它起来就弄它起来，有这么便当么？

那村民说，我去叫两部拖拉机来，保证一家伙就拉它起来。

三宝说，拖拉机你出钱？钢丝绳你下水去扣！

那村民哑了。三宝撇下村民，对我说，牵引车已经联系了，还没到位。

回县城去的路上，我把两条云烟放到工具箱里，裘三宝见了，也没怎么推让。我说了乡里的意思，要三宝在事故认定方面多帮帮忙。三宝说，这事故纯属单车事故，又不涉及旁人，乡里这点要求，好说。

我一颗心就落了地。

回到交警大队，三宝依然带我去民警休息室，叫我等着。

隔了约 10 分钟，他领一个女民警进来，说，卫守一身边有些遗物，你签个名带回去。

我听到遗物两个字，汗毛就炸了一下，呆呆看女民警，想她会拿出些什么来。女警察把手里一只大信封解开，双手捧着往下一倒，刷琅琅一声响，那些东西便都从袋口奔到了桌子上。

钥匙圈，手机，皮夹子，钢笔，打火机，手表。天啊，都是我熟悉的，天天看到的！

女警察又把另一只小些的信封解开，也往下一倒，噗一声，落在桌上的是半包纸烟，人参牌的。

三宝说，叱，这烟还有什么用，都浸糊了。

女警察说，有没有用我不管，是死者遗物我都要转交。接着她又对我说，皮夹子里有钱，你点一点。

她声音冷冷的，令人想到卫守一淹死的那一汪河水。

我拿过皮夹子，指尖觉得湿湿的，冷冷的。翻开来，有一股古怪的水腥味和钞票气味，那些钱，都粘在一叠里，我一张张用指甲仔细揭开，点清，是 680 元。

裘三宝说，680，按这数字，是不该死的。

女警察一笑，拿了我的签名，走了。等了一歇，裘三宝说他要先去开一个事故分析短会，也走了。

休息室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了我和卫守一这摊遗物。屋里很静，屋外也很静。休息室处在交警大队一角，有一片广场把喧嚣隔开了。只有一群群麻雀，飞落在广场上，叽叽喳喳，叫出些活气；还有炊事房，偶尔飘来些锅铲声和油爆味，提醒人们，这里不缺烟火。

我独坐良久，拿过那只手机。信手打开话盖，一滴水滴下来，落在我膝头上，冷冰冰的。我就想起卫守一打手机的样子。他打手机总是喜欢到空旷的地方打。打的时候，一手撑腰，又把头昂得高高的，像望飞机，又像在跟天公说话。乡里副乡长不配手机，这东西是不是他问汪双喜借的，要打听听了。

手机是进口的，在水里浸泡了这么些时候，不晓得还中用么？我想试试，便伸直了指头，点那开关。只听嘟的一声，小屏幕上红光一亮，手机还是活的！

我看着小小的字屏，发了半天呆。这可是卫守一最重要的通讯工具啊。一个汽车，一个手机，叫他忙了许多，也叫他开心了许多。此刻，汽车已冰冷地浸在河里，而这手机，却亮着灯，还活在我手里。我不由吸了口气，心头颤了一下。

我又看那块手表，手表也活着。那表并不是名贵牌号，一般性的英纳格，但走得很好，跟我手上的表一对，一分钟也不差。那根秒针走得很坚挺，很庄严，一副义无反顾的样子，只向前去；那行进的跳动，充满了弹性，充满了节奏感，带着光亮，带着轻声，像年轻人的步子。我看着它想，人的生命，原来是那么嫩啊，像一根豆芽，说断就断了；还不如这手表这手机，主人死了，它们却没事一样，照样走，脉息还硬得很呢。

正胡思乱想间，那手机突然响起来，嗡嗡嗡，嗡嗡嗡。我立时呼吸一紧，头发根都竖了起来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？有人给卫守一打手机，给死人打手机！

我又是一把抓起手机，却不敢打开话盖。那响声还在持续，

手掌心里，它响出微微的震颤。我脑子急急思索：我该不该接这个电话。

我想我不该听这个电话。这电话肯定是打给卫守一的。我有什么权利替卫守一接这个电话呢？打电话的人，也许是为了某个业务，要寻卫乡长；也可能是本乡某个乡干部或村干部，还不晓得卫守一已经出事，不知不觉来找他汇报请示……

手机还在响，且越响越急，越响越凶了。我又想，叱，我为什么不能替卫守一接一个电话呢？在办公室里，我不知替他接过多少电话呢！现在权且再为他接一次。也许有什么要紧事，我代卫乡长答复了，可以帮助解决一个大问题；也许有什么大业务，我可以代卫乡长先应承下来。卫乡长人是去了，但事情不能不办，乡里不能不发展啊。

我就横一横心，打开了话盖，先吸口气，然后喂了一声。听筒里没有人声。我屏了呼吸，才听见里面有绝细的噪声，呜呜呜，嘶嘶嘶，引人去想，那电波正穿越上空，飞过天际，在浩渺的天穹中紧张地搜索……

忽然，在噪声中，我清晰地听到，有一声长长的叹息……我握紧手机，大声说，喂，喂！

对方没有接话，只有沉默。

我更大声地问，请问，你是哪位？

没有回答，甚至连叹息也没有了。一歇后，我听见啪一声，对方电话挂了。

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到眼前，定睛看它，像要从中看出什么东西来。手机尖锐地叫了两下，屏幕上跳出即将无电的英文字。我随即把话盖关上。休息室里死寂一片。我清楚地听

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我站起来，把目光移到窗外，移向平房，移向那扇灰色的铁门，想着里面躺着的卫守一。我心里说，卫守一，你走得真他妈的太突然了，外面不知有多少人莫知莫觉，他们还要给你通电话呢。

手机关掉以后，那一声长长的叹息，一直阴魂似的，在我耳畔嗡嗡响。我搜索这声音的特质，判断这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：乡里的？村里的？县里的？或是他家里的？都判断不出。

之后我就干脆不去想这事了。我想，叱，卫守一这贼交际那么广，朋友那么多，你弄得清么？就如你阿彭，当的文教乡长，你文教这一摊人，这张关系网，别人理得舒齐么？

当天回到乡里，进大门时，我就注意大院内的动向。我钻出桑车时，传达室老胡招呼我有挂号信。我一边签收一边问，乡里有事么？老胡说，除了汪双喜心急火急来找过老大，其他卯事没得。我听了汪双喜三字，心就一紧，问，他来干什么？老胡说，听乡办干事小叶漏的风声，说是汪双喜的房产公司走下坡啦，开年以来，一直卖得不俏，他想抽跳板，乡干部的劳务费下月不发啦。我听了，笑笑，说，是这样。

拿了挂号信，我直奔商书记办公室。商书记不在，我又找老大。老大正伏着身子，在桌上吭哧吭哧写什么。我一进门，他就问，你回来了？情况怎样？

我一五一十把事情叙说了一遍，说到现场去看了沉车，我还边说边画了个草图。老大呆呆地看着这图，又摇头叹气，用手掌根的那块厚肉，向上抹眼泪。

我问，商书记人呢？

老大说，本来想一道去找卢小凤的，后来一商量，千瞒万瞒，瞒不过县委，商书记就立马乘了老吉普，到县委去报告了。

我说，那么卢小凤那里，你们还没去过？

老大说，商书记临走说的，要是他中午还不归，就由我和你一道去找卢小凤。

我说，上午的情况我还要理一理，你一个人去吧。

老大说，我晓得你彭乡长要推托，你这个人也真是，你跟卢小凤不就是那点子破事么？何必这样呢？

我连说好不好，坚持不去。

老大说，那我就跟你换肩，你来写这东西，我去找卢小凤谈，看怎样。

我问，你写的是什麼？

老大说，卫乡长后事怎么弄，搞个设想；他的悼词，也总要拟几条吧？

我说，事故还没处理呢，搞这个忒早吧？

老大脸一沉，说，事故怎么处理，不相干的，乡里有乡里的评价。总不见得一个交通事故，就把卫乡长一笔抹煞了。这些事，说办就要办，不要弄得掐头苍蝇似的，我们还是赶早不赶晚。

我说，这倒是。

老大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由你来担纲写，怎样？

我说，我写就我写，写完后你把关。

老大说，有个意思我强调一下，卫乡长都殁了，乡里的评价，要写得高些。

我说，我晓得。

老大说，我们组织里的人，都看重这个。其实，卫乡长两脚一挺，我们写好写坏，他本人又不晓得的。我们的话是说给活人听的，尤其是说给他家属听的，懂么？

我说，我懂。

老大又说，卫乡长棺材一盖，最后时刻了，我们给他拔高一些，无妨的。

我说，拔高好么？说得忒不像，人家背后议论起来，怎么弄。

老大说，你阿彭死卵。这时候不拔高，什么时候再拔高？你拔高些，谁会出来说你个不字？中国人么，讲究这个，人都死了，说他几句好话还不应该？你阿彭也不是没参加过追悼会，那些悼词，哪一篇不写得山歌样的？有些人活着时，海吃海喝的，公款出国的，搞过女人的，手脚不干净的，都有，可悼词里哪个又说了？这事啊，我见得多了，你阿彭放手去写就是。

我说，听你老大的。

正说时，商书记归了，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一进门就说，你们两个都在，正好。

老大问，向县里报告了？

商书记拿起桌上杯子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脖子凉茶，说，报告了，书记县长都不在，找的常务副县长。

老大说，你向纪国栋报告的？好。

我和商书记对视了一眼。纪国栋是市农业局下来的，有高级农艺师职称，在我们县属于专家型领导。那年他来马北

乡看园艺场，正遇卫守一在大棚里搞无土培植反季节黄瓜，他当场问了几个问题，卫守一都答得头头是道。纪国栋归路上就对尤百大乡长说，人才就在你们身边，怎么没有发现。尤百大说，我有心扶他上马呢，你纪县长有了话，我工作就更好做了。纪国栋回县就向书记县长汇报了这一情况。当年春上正好换届选举，马北乡听了县里意思，立马动作，没费多大力气，卫守一就进了乡班子。可以说，纪国栋跟老大一样，都是看好卫守一的。

老大就问，纪县长怎么说？

商书记说，我报告时，他已经晓得卫乡长车祸的情况了，还说县委常委也都已经晓得。他说卫守一是个好乡长，对乡对县，都有特殊贡献，这样突然死去，班子里人都为他可惜。

老大看我一眼，说，这些话，你都记下。

商书记说，纪县长还说了，卫乡长的追悼会，他要来的；如果这几天得空，他还要去慰问一下家属。

老大说，好好，纪县长跟我们想一块了。卢小凤那里，我们要抓紧去才好，否则，落在纪县长后面，岂不是讨骂。

商书记说，我也这样想。没告诉卢小凤的事，我也对纪县长说了。他说，纸包不住火，早晚要告诉她的，不如早些去找她。但要注意谈话方式，免得她受刺激忒深，再弄出些大事来。

老大说，对对，纪县长考虑周密。

商书记说，纪县长强调卫守一贡献大，建议乡里把追悼会开得隆重些，家属的抚恤金，也可以拨得多些。

老大对我说，阿彭，你听见没有？纪县长这些指示，给

乡里操办卫乡长后事都定了调子。

我说，我有数了。

商书记说，尤乡长，是不是趁热打铁，我跟你现在就去找卢小凤。

老大说声好，就站了起来。我立即取过自己的包，说，上午我去县里，交警大队把卫乡长的遗物都交给我了，你们一道带给家属去吧。

乡长和书记的目光都一跳，办公室的空气霎时凝冻了一样。

我哗一下拉开拉链，想学交警队那女警察的样，把包的口子朝下，一下子把那些东西都倒出来。忽又想，这样做不严肃，便屏了气，把手表、手机、钥匙圈、皮夹等等，一样一样从包里取出来，排在老大的办公桌上。

老大和商书记都不说话，目光随着我的手，默默地看那些东西。我取出一样物件，他们两人目光就一跳；尤其是老大，一样东西拿出来，他眼下的肌肉就一抽。最后，老大伸手抓起那只手机，抚摸着，眼圈一下子红了。

商书记用两个手指拈起那串钥匙，细细看那枚象牙章，说，这些东西，就这样交给小凤么？

我说，不交又怎么办呢？

商书记说，见了这些东西，卢小凤不厥倒在我们跟前啊？

老大说，我的意思，这些东西还是先放一放，不忙给家属。

我急着说，放哪里啊？谁保管？

老大说，就由我暂时保管一下吧。

商书记不知怎的，冲出一句来，说，你是老大，怎么让你保管这些东西呢？我的意思，彭乡长，还是先放在你这里。

我不说话，心里是十分的不乐意。商书记显然是看出来，说，你阿彭怕沾晦气是不是？共产党，讲究的是唯物主义，你怕个卵啊？

我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说，倒不是怕，而是考虑到这些东西，毕竟是私人遗物，要保管，也是组织上保管的好。

商书记说，你现在就是代表组织上保管么。告诉你阿彭，只要是工作，为公，有鬼也不敢上门！

我再没什么说的，只好呆呆地看他们出去，听外面桑车发动的声音，和院子里最后剩下的一片沉寂。

这一下午，我人是坐在乡里，可脑子里想的，却尽是老大和商书记怎么跟卢小凤见面的事情。我不知他们怎么开口，又怎么安慰这年轻女子；也不知卢小凤听到丈夫噩耗后，会是怎样的伤心。我坐在窗下，看天上乱糟糟的浮云，只隐隐听得，从极远的天际，响出一个女人的哭，时重时轻，时隐时现……

三

活了大半辈子，东西写了不少，可给人写悼词，还是第一次。我让广播站小李把这几个月的报纸送来，专门找有黑框的版面看，又换去两遍茶，才写出一个初稿来，说的是——

中国共产党党员、马北乡副乡长卫守一同志，因交通事故，不幸于 1998 年 4 月 21 日深夜逝世，享年 37 岁。

卫守一同志生于1961年6月15日，少年时代就立志改变家乡穷困面貌，刻苦学习，考上了县农业技校。在校期间，他品学兼优，光荣加入了共青团。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县城工作的机会，毅然回乡参加了马北园艺场的创建，成为园艺场的第一位场长。由于他的开创性工作，马北乡在全县农业生产的地位逐年提高，农业产值显著增加。他注重科技，刻苦钻研，大胆实践，在引进国外蔬菜品种方面，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，使马北乡一举成为全市全县最著名的蔬菜基地，他本人也荣获了优秀农艺师的光荣称号。

卫守一同志从1994年5月起，任马北乡副乡长。4年来，他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，深入基层，努力工作，踏实苦干，成绩显著。他发挥聪明才智，带领群众科学种田，引导农民科技致富。他忠于职守，精于业务，勤于学习，得到了干部群众的普通尊敬；他为政清廉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赢得了全乡上下的一致好评。他的突然去世，使农民群众失去了一个好带头人，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乡长。三万七千马北乡民，无不为之感到万分沉痛！

.....

我一边写，一边望着对面空空的办公桌，回忆这些年跟卫守一对坐同事的日日夜夜，心想，就是自家人，也没这样长时间相处啊，心里真是痛了，眼泪便滚落下来，一大颗一大颗，把报告纸打得吧嗒吧嗒响。

这一写写晚了，感情完全投入，觉得自己是在为死者做件大事，心里就满满的。直至有线广播响起，才察觉天色原来已很暗了。

肚子倒是一点也不饿。落了一阵泪，脑子热热的，像登了坡顶停下步，血脉却一刻里冷不下来。乡里干部都归去了，大院内静悄悄的，只有传达室那盏黄灯，与西天最后一抹亮色互相照映。有线广播里奏着《江河水》，间或滑过几声飞鸟鸣啁，听上去竟是十分和谐。南窗开了半扇，风吹进来，掀起鼻翼嗅一嗅，风中有大灶烧陈年稻草的烟味。自行车在大院外公路上响着铃，虽然匆匆忙忙，却也听得出行人归家去的几分轻快。

我开了灯，重新坐正身子，读那篇悼词试试是不是顺口。读出没几行，电话却响起来。

商书记说，彭乡长，你还没回去？

我说，老大跟我换肩，叫我写悼词呢。

商书记说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那里没人吧？

我说，没人，你尽管说。

商书记轻声说，刚才我要你把卫乡长的那些遗物保管起来，你晓得这里的意思么？

我说，我是在想这事呢，老大要保管，你就让他保管去吧，拦他干什么？

商书记说，你阿彭死卵一个！你晓得他为什么要保管那些东西么？

我说，不晓得，他是为什么？

商书记说，他看中那一串钥匙呢。

我一怔，问，钥匙？他就是拿了钥匙，又有什么用？

商书记说：他要看卫守一的秘密！

我吃惊地问，是么？卫守一有什么秘密？

商书记说，我一直怀疑，老大和卫守一两人有一手……

我问，你指哪个方面？

商书记说，各方面！不信你等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尤百大还会来找你，跟你要那串钥匙……

我说，他真的来要，我是给他好还是不给他好？

商书记说，不能给，绝对不能给！他若来要，你就说老商来过了，卫乡长的遗物党委拿去保管了。懂这意思么？

我含含混混地说，晓得了……

放下电话，我脑子一直嗡嗡响。我想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出戏？老大卫守一两人有一手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卫守一的钥匙里，究竟有些什么劳什子？这一切，商书记又是怎么晓得的……

我觉得眼前一下子黑了，背脊上凉飕飕的，有一股阴风贴着地面吹脚底……

传达室老胡真不是个东西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我汗毛直竖的当口，鬼似的从窗口伸出半个脑袋，叫，彭乡长，你加班啊，要不要下碗面条充充饥？

我挥挥手，说，你忙去吧，我这里还歇不下来呢。

老胡又鬼似的隐去了。这时我发现外面起了风，大院内两棵古樟，万千叶片被风吹着，发出很硬扎的簌簌声。夜色愈暗了，天空有了更多的云，在微弱的天光映照下，大片大片的灰云，胡乱拥挤着、飘移着，跟这世界一样，显出一派浮躁相。

我忽而又想，商书记这老家伙，是乡里出名的多心人，他的猜疑心忒强，许多简简单单的事，经了他的手就变得复杂

起来。这回，是不是他又犯这毛病了？

关了窗，还是觉得身上冷，手脚也冷。我站起来，搓手，跳，呵气，也不见回暖。我忽然悟出只要在这房里，就不是一般的冷，而是心冷，骨里的冷。我就有了拿些纸来烧烧的念头。

在办公室烧纸，大院里恐怕还没有过。我们这儿的习俗，人死了，要点火烧一把。烧纸也可以，烧衣衫帐子也可以，一来杀个邪，赶晦气；二来点火照明，送死者上路。烧的地方，要选在死者生前常走的路上。现在若点起一把火，烧得旺旺的，烧得暖暖的，又把胆气烧起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么？只是，不敢给旁人看见……

我从橱顶取出些报纸，又在屋角找出一叠过期的简报通讯，还到外面廊檐下找了个旧瓦盆，一时里手脚变得十分灵便。我把旧瓦盆放在办公室中央，还浸了浸水。刚想点火，又觉得不妥，又把瓦盆往卫守一办公的地方移了几尺。这是他常走的过道，地上还有他扔下的几个烟头，旁边文件橱下，还有一双他下乡穿的沾着泥巴的解放鞋。我用木尺把这双鞋拨近瓦盆。拿起火柴准备引火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卫守一桌上的那张县报。

就拿这张县报引火，我想。头版报眼位置上，还登着卫守一的一张照片。这是他生前最满意的一张照片：他穿着科技人员常穿的那种长摆工作服，站在蔬菜大棚的走道上，一手抚着足有两虎口长的洋种黄瓜，一手捧着玛瑙样的樱桃小番茄，脸上的笑容，开心而不失分寸。我注视着照片上的卫守一，默默说，守一，我在这里先给你送行了。古人祭念亡

友，总是烧他生前的诗文；我就烧一张报纸，烧一幅照片，让满纸赞你的文章，在你常年工作的地方，化为一阵轻烟，随你去吧。若是真有另一个世界，那么这文章这照片，就会来陪你，让你在另一群人中，依然踌躇满志，依然昂首阔步……

我蹲下擦着火柴，很虔诚地点燃了县报。报纸迅速烧焦且卷曲起来。在浅黄色的火晕中，那幅照片一会儿也焦卷了，在它最后化为灰烬的前一瞬，我发现卫守一的笑容，竟变得十分清晰，而且与此同时，我隐约听到，在办公室屋脊横梁这里，有他发出的一阵笑声……

纸烧得很快。我站起来，头有些晕。打量四壁和屋顶，发现办公室在这盆火光的映照下，明亮，光鲜，跳跃，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辉煌，连四个屋角都变得分外的亮，蛛网、积灰一目了然，看上去竟有些陌生。我围着火盆慢慢走了两圈，嘴唇翕动，却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对火说些什么。

火舌时高时低，火光时明时暗。一片片的轻灰，飞飞扬扬，趁着火势向上旋转、升腾。空气很快变得明快炙热起来。我的脸颊很烫，手脚也热了，五内的血液，有一种解冻了重新流动的感觉。在膨胀的热浪里，我的呼吸居然变得有些困难。我的双眼，渐渐盈满了泪水，不知是因为伤感，还是给这一把烟火熏的。

忽然有人叫我名字。

我转身去看。因为盯火时间长了，眼花，一时竟看不清窗外是谁。但我清楚感觉到，我的心在这一刻间停了一下。我晓得，在这乡政府大院里，被任何人发现烧纸，都不是一件好事。

窗又敲了两下，喊声更响了些。这时我看清了，窗外那人就是尤百大，尤乡长。

我暗暗说声糟糕，手脚就有些慌乱。心里想，是不是把火弄灭？又想，弄灭了又怎样？不是已经被人落眼了么？

老大进了门，看那堆火，脸很紧，不做声。

我也不做声。在这种时候，任何解释都是无力的。

老大在门口呆了一会儿，目光定定地看火。过了一歇，又蹲下来，抓起几张纸是在火上方，慢慢松开手，让它们落在火堆里，看它们被火吞没。

他说，烧一烧好。烧一烧好。

我的心就落了地。

老大不停地扯纸烧，一边说，守一，你这贼走得恁早！也不跟我招呼一声……你年纪恁轻，好前程还刚刚开始呢……你让我这种头发花白的人来送，你他妈心里不知是怎么想的……

他说着，眼泪噗噗地落下来。在火光映照下，他的眼泪是红的，像血。

烧完瓦盆边的纸，老大站起来，拍一拍手。我打开了窗户。一股清新的夜风，夹着些冰凉的气息，扑面吹进来；满屋的纸烟从北窗逸出，就隐隐闻到了樟树叶的清香。

老大走到我的办公桌前，一眼看到了那份悼词。他说，阿彭，你手脚不慢啊。

我说，你派我做的，我敢拖拉么？

他的目光掠过纸面。有的地方他的目光就停一下。我紧张地等着他的话。

他说，阿彭，写得可以，基本评价都有了。只跟你商量一件事：是不是把因交通事故逝世，改为因公逝世？

我说，是因公逝世么？

他反问，你怎知不是因公逝世呢？晚上他不是常出去谈业务的么？

我说，他也许酒后驾车，是在什么地方应酬呢。

他说，应酬也是因公，交朋友搞关系，最终还不是为了把乡里事业做大？现在一个乡长，还有什么事情不是因公呢？

我想也对。我自己出去应酬时，场面上不也都是公家人么？就拿起笔，把因交通事故逝世，改成了因公逝世。

老大说，因公去世，跟因病去世，因其他意外事故去世，差别大着呢，抚恤金也有高下，家属待遇日后也不同。你阿彭手里这支笔，捏着卫守一一生功过，捏着卢小凤今后的生计，分量重得很呢。

我的心真的一下变得很重，便说，你老大这样说话，我倒是不敢了。悼词可以随便改，但真正因公因私，恐怕还要县民政上认可吧？将来的抚恤金，也是他们发放的。

老大说，这是以后的事，不谈。我们这里因公因公叫顺了，不怕他那里作梗。日后他县上不认账，我乡政府认账；他不发因公死亡抚恤金，我发！他县民政上能咬下我个卵？

我一笑，拿起扫帚，把纸灰扫拢，又把瓦盆端了出去。

回屋时，老大已把窗户关上了。他走到卫守一的办公桌这里，先看了看玻璃板底下的照片年历，接着，便一屁股在卫守一的椅子上坐下来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我心想，老大真是一个很硬气的人，他随便干什么事都

没顾忌，按老话说，他身上的阳气很足。

老大挥手让我坐下，顺手拿过卫守一桌子上的烟盒，抽出一支点着，说，阿彭，你把手守一的那串钥匙给我用一下。

我的神经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口，即刻绷紧了。我看着老大，眼前晃着的却是商书记的那张脸。我想，商书记这老家伙真是老家伙，他真是把老大看透了。他料事如神。

老大拍着卫守一的桌面，说，前些天，我让守一给我写个春播情况汇总，出事那天他就说写好了，我想这贼也许把材料锁抽屉里了。

我听着心想，你老大究竟不比商书记，你连编谎都编不圆啊，春播情况汇总，这种材料还用副乡长亲自动手么？乡农业公司是干什么吃的？退一步说，就是汇总在卫守一这里，你也犯不着连夜赶来啊，这种材料有那么急么？

我说，乡长，这事你提晚了。

老大脸一抽，问，怎么了？

我说，商书记来过这里，他知道我保管卫守一遗物有思想顾虑，就都拿到他那里去了。

老大问，你交他保管了？

我说，谁保管不都一样？

老大喷了一声，摇头说，老鞭子，真是根老鞭子！

他说完，又白了我一眼，目光怨毒得很。

我说，要不我给商书记打个电话，让他把钥匙拿来？

老大恨恨地说，算了！

他板着脸，默不作声地又坐了一会儿，走了。临出门时，门摔得很响。

我想，这不关我卯事，要恨你也恨不到我身上来。

我拉开抽屉，整理整理东西准备回家。这时我又见到了放着卫守一遗物的那只纸袋。我忽然想，老大为什么对那串钥匙这么感兴趣呢？难道卫守一抽屉里真锁着什么秘密么？

天很晚了，大院浸没在一片冷寂中。只有偶尔吹过的夜风，满院樟叶发出些簌簌的声音，还有便是铁鼠，少数三五只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溜到廊檐下来，慌慌张张地打雄，又落下些慌慌张张的打雄声。

这是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夜晚。我油然升起一个欲念：要把卫守一办公桌抽屉打开看看？

我承认我这个欲念很卑鄙，但我却难以抑制这个欲念。可怕的还是，这欲念一旦逸出，竟然一下子膨胀起来，无可遏制地塞满了我的脑子。我就这样呆呆站着，目光停留在卫守一的办公桌的几只抽屉上。

我想象得出我的形象多么猥琐。我欲行又止心神不宁的脸色紧张，像一个蠹贼。我知道我即将做的不仅亵渎死者，而且表明，我已经走到了堕落的边缘。

但我还是想看看卫守一的抽屉。我把手伸进纸袋去摸钥匙，摸到的正好是钥匙圈上的那枚私章，那象牙章光滑细润，手感十分舒适。我拈着它拿出钥匙，听见的是一阵细碎而短促的金属声音。

卫守一的私章在我手里，我似乎摸到了他的体温。当我拿着它坐到卫守一的椅子上，目光投向抽屉锁孔的时候，一种犯罪感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了。

我心里说，守一，我对不住你了……

也许是因为慌乱，或是因为生疏，我挑的几枚钥匙，都没有把办公桌中间的那只大抽屉打开；有几枚钥匙，甚至连锁孔都没塞进去。我越加慌张了。我看到了玻璃板底下压着的数张大小照片，大大小小的卫守一都张大了嘴，用不同的声音向我发出了笑……

我开始第二遍搜索钥匙。我自己也奇怪，为什么此刻我丝毫没有歇手的念头，相反，打开卫守一的抽屉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。我这时才体会到，有的人在做贼时候，为什么会那么执著，那么沉迷和那么猖狂。

真正要命的事情发生了：办公室外忽然有人敲门，而我塞进锁孔去的那把钥匙，不知怎的被卡住了，任我怎么使劲，都没能把它拔出来！

我的大脑一时发生了痉挛。擅自动用死人的遗物，去开死人的抽屉……你这是干什么？思维顷刻之间逃脱，脑子里是一片空白。

我就坐在原地，转身看门，问，谁敲门？

没有应答。歇了几秒钟，又响起三下很轻的敲门声。

我觉得这敲门声很陌生，平时在大院里很少听到有这样的敲门。莫非是大院外有人来找我？莫非是我做下了亏心事，卫守一冥冥之中来报应我？我背脊上涌出一注冷汗，拼命往外拔那钥匙，可就是拔不出来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报应。我心里有些绝望，叹了口气，强自镇定，起身去开门。

门外站着的这个人，令我大吃一惊。

四

卫守一的妻子卢小凤，在门外冷冷地看着我。

卢小凤跟我同过事。我进乡政府之前，是乡校的教书先生，教数学。卢小凤在我之后3年，从师专分到了乡校。到校那天，校长把她交给我，要我带教，也就是让她听我课，带徒弟的意思。这是个生相很灵清的女子，轻声轻气，面目里羞答答的。初见面时，校长叫我们师徒双方握握手，我一把握住她手，觉得那骨节很细，又有点凉；她那双眼睛与我一碰，我就预感到，我们间要有些事发生。

后来事情果然发生了。带教带教，带带就带出了些感情。大家都是岁数上的人，彼此目光都读得懂的，三天长两天短，两人间就有了那么层意思。校长也是热心人，私下对我说，阿彭，怎么样？带教有收获么？我本意就是两层，一是你数学教得有特色，学校里应该有传人；另一层意思，你也是三十出头的人了，光棍一个，日子怎么熬。我看卢老师这人，文文静静的，人也好说话，你们两个做一处，我看很相称的。我说，你校长怎么想得出，我带教老师做下这种事，不给众人骂。校长却一笑，说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们学校，师生之恋不可有，师徒之恋还是可以的。我劝你阿彭做事也要出手快些才好，乡里卢老师这样的灵清女子极少，你犹犹豫豫，万一落空，怎么弄！

校长的话，不幸又言中了。这年冬里，乡里看中了我，有意要我去当文教副乡长，把我从乡校调出来，送去县党校学

习半年。这半年，书读得紧张，还安排考试，去邻县调查，去外地考察，忙得脚板叉起。原想借机会疗休一场，养精蓄锐，回去在个人问题上好好向卢小凤进攻一下的，却不料书读红了眼睛，人还瘦去了一壳。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，半年结业，我回到乡校，却听到一个消息，说是卢小凤已跟学校隔壁的乡园艺场场长卫守一好上了；卫守一还把她带回家去，是否过夜，不晓得了。

我一听几乎厥倒，想，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看上去眉清目秀文文雅雅的，彼此眉来眼去，一望一笑，意思大家都清楚的，怎么只隔了这些时日就翻脸不认人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跟别人跑了呢？当夜我气得胸口闷，肝也痛得一丝一丝的，通宵在床上翻烧饼。天亮时，倒也想通了，想，吡，你阿彭这人怎么一点男人气也没得？跟这样一个女子较什么真？她要跟别人好，你有什么可怨的？她跟你怎么过了？山盟海誓过，还是晚上睡过了？都没影子的事么。那么她对你有什么义务？又何必一定要守着你呢？

说是这么说，心毕竟是痛的。在老远的地方见了卢小凤的背影，总想跳脚。校长真是好校长，知冷知热，晓得了这情况，专门找卢小凤谈过一次，问是怎么一回事。卢小凤说，彭老师去党校学习，我真是很想他的。他去的第三天，我就给他写过信，信倒是没写什么要紧话，只是问候的意思，要他在外保重身子。这信写出后，就盼望他回信，不想等了半个月，影子也没有。我急了，又接连写了两封，竟都石沉大海。我就死了心，骂自己，痴心女子负心汉，雌赶雄，自作多情了。人家彭老师上了党校，要高升了，还会要你这样一

个小女子么？正好这时乡园艺场场长卫守一来学校玩，还跟我打乒乓，送我电影票，一来二去的，我们就谈上了。

校长对我叙说起这些事，我不由得砸脚大叫，见鬼了不是！我哪里收到过她的信啊！

校长问，真的没有？

我说，真的没有，一封也没有！说谎，要遭天雷打的！

校长哦了声，沉默了。这件事，遂成为一个谜。

卢小凤和卫守一的关系，发展得是快的。我和守一到乡政府上任后不久，他们就上民政去扯了结婚证。办婚宴前几天，他们还正式向我发了请帖。

我记得这是五一节晚上。我拿着请帖，人是木木的。我努力开导自己，做个男人，百事都要拿得起放得下。无论从卢小凤与我的师徒关系看，还是从卫守一与我的同事关系看，这婚宴都是必得去的，不去就坏了名气，就显出了小器相。

于是我就去，还送了礼，280元，取二人发的意思。婚宴上，见了新娘子的美，卫守一的潇洒，又隐隐发现卢小凤眼底那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，我心着实出血一样。我装出不在乎的样子，猛喝喜酒，来者不拒，还发疯一样拿着酒杯四处出击，结果婚宴还没散场，我已出了洋相，当众干噎，还吐。是校长亲自送我回的家。扶我上床时，他劝我说，阿彭，你死卵想不通是不？卢小凤嫁了人，你还怕找不到中意人了么？唐诗里不是写着吗，天涯何处不开花，一花一花又一花。啊？

.....

没想到，卢小凤跟卫守一成家两年不到，就出了这么个

事故。人，真是说不准的啊。

卢小凤此刻站在我面前。我的目光只在她脸上停留一下，就移开了。我看到的是一张依然清丽的脸，只是那双眼睛周围，多了一层黑晕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，这女人沉在悲伤里。

我把她让进办公室来。我很怕她看到我插在她丈夫抽屉上的那把钥匙。我只是喉结动了一下，含糊地说一声，你坐。

她没有坐，木木地站着。

我说，守一的悼词我写了，你看看好么？

我把桌上的纸递到她手里。她看得很快。看完了她把纸递还我，说，你没把他写得太好么？

我一怔，说，你的意思……

她说，他没你写的这么好。

我说，是么？

她说，是的，他真的没你写的这么好。

她说得顶真，我倒有些急了，赶紧说，这悼词老大也看过了，他说可以。

她脸上掠过一丝苦笑，说，你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，写得再好，意义也不大了。

我呆呆地看她，无言以对。

过了一歇，她突然问，他有一串钥匙在这里，是么？

我说，是的。

她说，你给我。

她声音很轻，却有一种不容回绝的力度。我的心一下收缩起来。目光贼样的扫过卫守一的抽屉。

我说，守一有些东西，交警都交给我了，我理一理都交

给你。

她说，别的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只要那串钥匙。

我怔了一下，想，怎么她也紧盯着那串钥匙呢，会不会是老大撺掇她来的？

不过，我又认定，我没理由拒绝她的要求。她是死者遗孀。

我的目光又朝卫守一的抽屉掠了一下。想了想，才说，我马上给你，你能先出去一下么？

她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我，退到门外，又带上了门。

也真出鬼了，那把钥匙此刻我只稍稍一拨，就顺顺溜溜地出来了。我一颗心总算是落了地。

我重新开门请她进来，把钥匙交到她手里。

她看了看钥匙圈上那枚象牙章，用手轻轻摸了摸，眼圈刹那间红了。

她把钥匙放进衣袋，说，那我走了。

我说，你不打开守一的抽屉看看么？

她抬起头，目光穿过泪雾，在我脸上驻留片刻，说，以后再说吧。

我不禁问，那你要这钥匙去干什么呢？

她说，我昏头了，连房门钥匙也丢了。

她说着一扭头，走了。朦胧的夜色里，她的背影依然那么有风韵，她的脚步声，依然有着一种令人侧耳的音律。

这一夜，我没睡着。卫守一和卢小凤两人的影子，交替在我眼前浮动。我听见了卫守一的笑声和卢小凤的哭声。沉沉浮浮的，还有那辆蓝色的桑塔纳，连同一泓冰凉的河水……

一早，我昏昏沉沉起来，想上镇去喝口浓茶，吃几块酱汁豆腐干。却不料门一开，眼前一黑，裘三宝一堵墙似的，堵在门口。

三宝轻声说，屋里有人么？

他脸色紧张，我的心也吊了起来。我边让他坐，边问，什么鬼事，这样大清早上门。

三宝说，这两条烟你先收回，我们好说话。

我就有些不悦，说，你三宝披了这身皮，算个角色了是不是？我阿彭好坏也是个乡长，怕用两条烟来拉你下水不成？

三宝说，别的先不要扯，收回烟，我们再说话。

我一把抓过烟，远远扔到桌上，不料把桌上一只青瓷茶杯打下地，砰一声碎了，我也不去拾掇。

三宝说，你阿彭生气了不是？

我说，你不把我当朋友看，那就公事公办。有什么卵事，公对公，说吧。

三宝摇头，摸出支烟点着，说，事情紧急，谁跟你计较这个。告诉你，卫守一的事故调查出了新情况。要不是这样，我这么早来找你！

我说，卖什么关子，说吧。

他说，那辆桑塔纳，昨晚从河里弄起了。你猜怎么着？车子后座那里，竟发现了一只女人高跟鞋！

我一惊，说，是么？

三宝说，还有一只乳罩，黑颜色的。

我隔了好一会儿才透过气来，问，照你们分析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

三宝说，这事难说了，先前我跟你说的，这纯属单车交通事故，不涉及旁人，现在看来，不对了。

我问，怎么个不对法？

三宝说，出了这些女人物件，结案就烦难了。车子出水后才看清，后面有扇门还是开着的。这就是说，卫守一驾车冲到河里去时，车上还有一个人，而且是女人。

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脑仁这里扑扑乱跳。

三宝说，车上有人，给事故下结论就不能简单化了。而且，还不能肯定仅仅只是交通事故。

我说，听你意思，是要把它当做案子来查？

三宝说，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你想，一个男的和一個女的在车上，车又嘭一下冲进河里，这里的情况，复杂化了。昨天深夜我们报了县局，局长说，让刑侦科来帮一把。

我站起身来，看着窗外，长长地透了一口气。小镇已在晨曦中醒来，老街上的行人渐渐密集；菜农叫卖声，挑夫吆喝声，粪车摇铃声，摩托马达声，还有煎饼师傅的敲锅声，响成一片。满世界忙碌，有哪个来关心你们这里的卯事！

我回身拿起那两条云烟，对三宝说，你的意思我懂了：这起车祸的定性，你做不了主了。可这跟烟又有什么相干？这两条烟你不拿去，我他妈的就跟你断交了。

裘三宝又推了一番，终于拿着烟离开了我的住处。

我身子软软的，像被人抽了筋；脑子又迷迷糊糊的，早忘了此刻是什么时辰，自己又该去干什么。我一捆枯柴似的，又倒在床上。

卫守一这贼车子上又出了一只女人皮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是不是卫守一跟一个女人在车上搞勾当？他们边开车，边捏手捏脚，疯疯癫癫的。车子在黑夜里，载着两个人的狂笑，两个人的快活，还有两个人最后的恐惧，一家伙冲进了河里……

是不是女人害了卫守一？她坐在后座，用绳子或电线什么的，勒卫守一的脖颈，把他活活弄死了？卫守一一边挣扎，一边开车，把不住方向，就沉了河，可这女人为什么要勒卫守一呢？有奸情还是有更隐密的事情？卫守一的尸体上，有什么被害的痕迹么？

是不是卫守一要结束这女子的性命，故意把车子撞进河里？他没想到，这一来女子没死，他自己倒丢了性命……

是不是车上还不止两个人？是不是卫守一遭劫了？是不是他碰上了娼妓，带车上来嫖，就在狂荡的快活里，把自己的灵魂丢在了河里？

五

昏昏沉沉我又睡了过去。睁开眼，阳光已照到窗户角上，我自己也觉着，两眼糊满了眼屎，皮肤皱兮兮的，下嘴唇有些裂，一嘴的口臭，连唾液也粘了。我晓得自己上火了。

我干脆一翻身坐起，又把裘三宝的话嚼了一嚼，把沉车的河滩回忆了一遍，最后结果是自己骂自己：吔，尼罗河惨案也不过这样，不是你想当侦探吧？一个小小乡长，一件普通行车事故，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吗？

这样骂着下楼去茶馆。一路想，写好的悼词里说，卫守

一因公去世，现在出了那只女人皮鞋，难了！跟女人一道沉的河，还说是因公逝世，解释得通么？这件事，要不要跟老大商书记汇报一下？

这念头，很快却又被我抛开了。我想，看来这事有得复杂去了，女人物件这类情节，不妨先压一压，等交警那里有明确说法，再汇报不迟，省得老大商书记怪我沉不住气。这几天，乡里不去，领导同事一个都不要见，反正他们安排了的，要我在县里先把事故善后做好。我该把各路情况都摆平了，再回乡去。

远远的，就闻到了茶馆大灶的烟气，还有煮酱蛋熬茶汁豆腐干的香味。肚子真是饿了。我把步子放紧了点，却不料踏上镇桥时，迎面遇见了卢小凤。

卢小凤左臂上佩了一圈黑纱，看上去戳眼得很。她的脸庞似在一夜里瘦去一壳，颧骨亮亮地凸起，嘴唇也没了血色，一双眼黑黑地抠进去，看上去是大病一场的样子。

她说，烦劳你陪我去一趟乡里，开一开办公室抽屉。

我问，有事么？

她说，办起后事来，亲亲眷眷都要来的，总归要花些钱，家里存折在他那里，要去翻一翻，顺便也把他的东西理一理。

我的心猛往下一沉，立马去茶馆要了几块豆腐干两只鸡蛋，随手推起自行车，跟卢小凤一起去乡里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时乡里干部都已晓得了卫守一出车祸的事，见我和卢小凤骑车进大院，众人就都收拢了眼光，齐齐看我们，又看卢小凤臂上的黑纱，吃惊而又同情的样子，却没有一个人前来打一声招呼。

我打开了办公室门，隔夜烧纸的烟火气，浓浓地扑来。我把南北窗都推开，跟卢小凤说，你先慢慢理，有事叫我一声，我在楼上广播站。

我承认我此刻很没种。我不敢看卢小凤怎么打开她亡夫的抽屉，又怎么面对卫守一突然间扔下的这一切。说句实话，当裘三宝告诉我那女人皮鞋的事，我对卫守一抽屉里锁着的东西疑心就更重了几分。我想起他在的时候，常有女的来电话，他接听的时候总嗯嗯啊啊的，话说得一进一出，显然是我在一边，他说话不便。故此这类电话一来，我就知趣地退出门，让他敞开说去。我早怀疑，卫守一这贼，男女方面有外插花，有对不住卢小凤的地方。

我真怕卢小凤打开守一的抽屉，翻出些男男女女的东西来，譬如照片啊、情书啊、信物啊，还有日记等等。虽说这些事跟我不相干，但我总体上有个想法：守一人也殁了，说不上轰轰烈烈光荣献身，却也走得很惨，让他太太平平清清爽爽去吧，不要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污糟印象，尤其是卢小凤。他们这对夫妻，在乡大院里是最让人羡慕的，众人都说他们幸福。他们新婚后，公开宣布三年内不要孩子，这在乡里就很先锋了。不要孩子是个什么概念？就是两人工资两人花，小家庭天天度蜜月，天黑之后，还有许多诱人去想象的情景。这种日子，一乡的人都眼馋得心痛。刚结婚那些日子，守一乡班子开会一晚，出门时卢小凤必候着，下雨时也等，不脱班的；雨路上，他们有伞只撑一把，两人靠得紧紧的，像一个人。而若卢小凤乡校开家长会晚归，守一必也去乡校门口候，有时还带些花生之类的零嘴，给卢小凤垫饥，乡校里

那些老师见着，真正羡慕死。只是近半年来，这景象渐渐不见了。众人的说法是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还那么肉麻，不怕乡里人笑话。只有我，晓得守一和电话里那些女人鬼鬼祟祟来往，猜得出其中有蹊跷；但事实究竟如何，又在五里雾中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所有这一切，卢小凤是不晓得的。不晓得就不晓得吧，世界上有许多隐秘，只能随人死去而消失，他人还是蒙在鼓里为好，即便他最亲密的人也如此。为此我真的不希望卢小凤发现卫守一生前对她有什么不忍的地方，或是见着其他刺激她的东西。守一毕竟是个好乡长，给乡里人都带来过实惠，他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县城那间冰凉的小屋里，还没从这个世界消失呢。

卢小凤见我拿起茶杯要离开，有些着急地说，彭老师，你不要走。

我说，有什么事要相帮么？

卢小凤说，说心里话……我有些怕。你帮我在一边看着好么？

我说，这是守一私人的东西，你整理我在一边，怕不便呢。

卢小凤说，没关系。再说，我估摸他抽屉里，总有些公家的东西，文件公文一类，整理时有你看着，大家心定些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，也好。就拿起一张报纸，坐到窗口边看。说是看报，心里却乱糟糟的，耳廓竖起，听卢小凤手脚已到了哪里；眼角也总是放出些余光，很紧张地看她已理到了哪只抽屉。

卢小凤看来跟我一样，对卫守一的抽屉也是陌生的。她

把钥匙戳了多遍，才打开第一只。那排靠右的小抽屉，她看得很快，似乎随意翻翻就推上了；而当她打开正中那只最大的抽屉时，我看到，她啊了一声，又下意识地用手背捂住了张大的嘴巴。

她呆了有好一刻。这一刻我的呼吸也一同屏住。我想，是不是她看到了令人伤心的物件？或是发现了守一跟哪个女人合影的照片？足足有3分钟之久，卢小凤才说，彭老师，你过来一下。

我放下报纸走过去。扑入我眼帘的，是抽屉右上角排得很齐的几刀百元大钞。我一下子怔住了：卫守一这贼竟有这么多钱！

卢小凤说，他有这么多私房钱，不曾给我透一点风声。

她说着眼圈红了。我过去把那堆钱翻了翻，共有8刀，看那样子，像是银行里取出后还没动过，扎得很紧，扎钱的纸条上还盖着营业员的小图章。那小图章的样子，倒是跟守一那只象牙私章一样的。

卢小凤说，有8万元啊。

我说，是8万元。

卢小凤说，他那么有钱，还常跟我说没钱。

她声音轻轻的，凄凄的，有一层怨恨到了心底的痛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，他一个乡长，哪来这么多私房钱啊？

我被她问住了。我也在想这个事。

卢小凤说，这不像是私房钱。

我说，这倒不一定。守一这人交际广，又会做生意，这些钱是他这些年暗暗赚下的，也未可知。

卢小凤没了声音。从上面看下去，我见她嘴唇在抖，手指也在抖。

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冻了一样。窗外有田头广播传来的声音，正是《梁祝》里那段要死要活的独奏。大院里偶或传来匆匆的自行车声，还有传达室老胡叫人听电话的呼喊。老樟树难得这样静，只有许多鸟在树冠中跳跃鸣啁，树叶索索抖，鸟却见不到影子。

卢小凤转过头来看我，目光可怜兮兮的，说，彭老师，这些钱你看怎么办？

我见了她的目光，心底一痛，想，这女人，也是苦命的，嫁了守一这么个人，没享几年福，朝后长长的日子，倒有得她累的。便说，这你不用问我，凡守一抽屉里的东西，你都拿回去。你若不拿回去，乡里又怎么弄。

卢小凤说，这么多钱能拿回去么？我心里实在不踏实……

我啧了声说，有什么不踏实的，男人挣的钱，女人只管花就是。这钱上又没写着公字。若是公家的钱，老大商书记早喊叫了。

卢小凤迟疑了一刻，终于说，那我就拿回去。若以后说起这笔钱是公的，我再送回来。彭老师你看好不好？

我说，就这样办。

卢小凤取个马夹袋，用手帕把 8 刀钞票包好，放进袋里。看得出，发现了这笔钱后，卢小凤的心向已散了，翻起东西来，随随便便，不落心思，一直翻到抽屉靠里边的左上角，她才又惊了一下，停住目光，像看到了一条蛇。

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去，那是几封信，信封都已黄了。

卢小凤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。她抓起 3 只信封，一只只分开，目光直直的，又硬硬的，像石头在铁板上碰撞，溅出了冷冷的火光。

她说，彭老师，你看看！

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那信封上，真真切切写着县党校的地址，写着我的姓名，还写着亲启两个字！这是卢小凤的笔迹！

灰暗的往事，一下子从天边潮涌过来，我一时有些晕眩。

我呆呆地捏着这三封信。三封信都被撕开了，撕的口子像狗牙，看得出撕得很粗暴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卢小凤写我的名字，清秀的字迹看上去有些陌生，但又有一种把人从遥远的地方唤回的力量。面对这样的唤回，我能说什么呢？

两行清泪从卢小凤脸上慢慢流下。她呜咽着说，谁想得到呢，谁想得到呢……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这事现在想来，也不奇怪。乡中心校和园艺场处在同一条官路两侧，学校的报纸和信，都是园艺场门房代为收发的。卢小凤给我的信，无疑也是放在园艺场门口，等乡邮员来取走。她哪里想得到，信还没出园艺场，就被人撕开了；读这信的，并不是她心里想的那个人。

整理完抽屉，我让卢小凤把卫守一的钥匙交还给我。我仍把它和卫守一的其他遗物放在一个纸袋里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已经跟卢小凤单独在一起做过什么事了。

我对卢小凤说，若乡里有人问起，你不要说你已经来这里翻过守一的抽屉了。

卢小凤问，为什么？

我说，不为什么。

她说，是不是这8万元钱？会有什么瓜葛？

我说，你不要想得太复杂。世界上的事情，大多数本来并不复杂。

她说，我就是担心，这笔钱可能来路不正。

我说，来路正也好，不正也好，反正跟你没关系。你这辈子，再也没机会得到这么大一笔钱了。在我没通知你以前，你千万不要傻乎乎地把这事说出来，晓得么？

她仰脸看着我，点头，目光依然是当年那么温顺。

六

自从看到卫守一抽屉里的东西，我心里便像被撕裂了一样。

但我还是要为他的后事跑。这是组织上派给我的事。不是个人义气可以推了的。我去了一次民政局，细细问了因公死亡的条件。接待的女干部说，这事说简单也简单，就是死亡与公事有因果关系。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听听。她说，比如一个工程师试验新产品时意外死亡啊，一个干部在调解纠纷时被害啊，一个教师带领学生外出春游时猝死啊……这都是。我问，若说复杂，又复杂在什么地方呢？她答，就是因为有人概念不清，常把工作时间里的死亡，跟因公死亡混淆在一起。比如有人高血压，值班时坐着看看电视就死了，也要批因公死亡，这就太勉强了。我问，如果一个干部外出谈业务，晚上回来晚了，开车撞入河里死去，算不算因公死亡？她忽

然对我一笑，说，你问的大概是卫守一吧？我点头。她说，这里有许多因素，可以探讨的。如果确属组织上委派他外出，而且能证明他的死亡与公事有关——请注意，我这里已经放宽了尺寸，没说死亡和公事是因果关系——可以向我们申报的。

我谢了女干部，走出民政局。下楼时我脑子转得飞快：确属组织委派，这个好说，老大说句话，商书记同意盖个章，就可以做成；但死因要与公事有关，这就有点难度了，若卫守一酒后驾车，驾车时还有女人纠缠不清，这个因公死亡结论怎么做得成呢？

我承认，我这样煞费苦心跑卫守一的因公死亡，很重要的动因是出于卢小凤。不说卢小凤过去跟我有过一段事，就算她是乡大院里一个普通干部家属，我也甘心为她跑的。一个孤孀女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只有一把把的眼泪，你组织上不为她跑，谁为她跑呢？我每走一步路，每问一件事，眼前总浮着卢小凤的影子，浮着她那双被泪水浸红的眼睛。我说不清我对这个女人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情绪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已经原谅了她当初的选择。责任不在她身上。她是一场阴谋的最终目标，本人却完全处在这场阴谋之外。

这样我就趑到交警大队，又找上了裘三宝。

我问三宝，卫乡长的事调查得怎样了？

三宝说，尸检有结果了，他杀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。酒后驾车是肯定的，不过这贼酒喝得不多，血里酒精的成分稀得很。

我问，那女人物件的事弄清了么？

三宝说，就这个事情烦人！你想，他杀的可能性一排除，

刑队的人查起案子来还有什么劲？这事啊，我看多半要不了之了。

我问，不了了之是个什么概念？

三宝说，不了了之就是不了了之么。他不去侦查，也不作什么结论。女人物件是什么意思，就让你们自己各人想去。

我说，悬案啊。

三宝说，什么悬案，这种无关紧要的小案子，查不清丢下来的多着呢。

我问，那我们乡里可以给卫乡长办后事了么？天热了，总这样冰着，也不是个办法。

三宝说，没人说不能办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把人拉去，都可以。

我悄悄问，他悼词还没定呢，我写他因公死亡，你说可以么？

三宝脸一拉，说，这个你不要问我。我是交警大队，不是组织部。

我看一眼三宝给烟熏黄的脸，心里骂，你个油子，贼料！

在县城在大街上，我无所事事地荡着。我忽然有个冲动，想去交警大队的停尸房里，看看冰着的卫守一。我为他跑了那么多天，还没有见过他一面呢。无论从同事角度，还是从目前工作关系来说，我去见他一面都理所当然的。

我转身又想去找三宝。我想三宝这贼肯定把我腻烦得要死。但我不管这么多。乡里死人多少年才一回，烦劳一下老同学有什么可啰嗦的。进大门时我想到了卢小凤。我想我还应该通知卢小凤一声，让她把卫守一上路的干净衣服送来。听

说卢小凤前些天已经来看过卫守一一次。陪她来看的张妇联说，人家卢小凤到底是读书人，伤心也是文绉绉的，一不砸脚捶胸，二不呼天抢地，只是用手掩着嘴，嚤嚤地哭，我当时心想，你这个张妇联，你哪里晓得其中蹊跷！

我进了大门传达室，翻通讯录，找卢小凤的号码。电话通了，人却没找到：乡中心校说她没来上课；她家里没人接电话。她上哪里去了呢？我一个人去看卫守一，总好像缺着一点什么……

合上通讯录，这时出鬼一样，忽然有一行细字扑入眼帘。这行细字是用圆珠笔写的，很潦草，却像根尖刺一样，一下戳得我跳了起来。字写的是：1998. 1. 27. 向守一借 1800 元，勿忘还。

真是的！新年前没几天，我要买个彩电，因为镇街商店来了新款式，超出了我的预算，临时就问卫守一借了这笔钱。三天长两天短的，怎么竟忘了这事！

我的心绪一下子变得乱极。看卫守一的想法也顿时没了。我焦躁得连头皮也涨了。我内心有一种污点在身急欲洗清的渴望，胸口竟一下子堵得很慌。我边出大门边骂自己没有脑子，借了人家的钱居然不晓得及时归还。现在，人家殁了，你还欠着人家一笔死人债。要是到了追悼会上，你怎么去见卫守一！

我又想起了卢小凤。我清楚眼下惟一补救的办法，就是把这笔钱去还给卢小凤。如果这笔债不还清，我会一辈子不安宁的。

我急忙租了一辆烂摩托，赶回乡里去取钱。进大院时，天

全黑了，一幢办公楼，只有老大那一间亮着灯。走过他这间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不意间却听到了一番令我魂飞魄散的对话。对话双方，竟是乡长尤百大和马城房产公司老总汪双喜——

汪双喜说，老大，你怪不得我，我真是把钱亲手交给卫守一了……

老大冷冷地问，你什么时候给他的？

汪双喜说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上礼拜三！在天香阁包房里。

老大问，你给了 8 万？

汪双喜说，绝对 8 万！现钞！我跟卫守一说，要他给你 4 万。

老大恨恨地说，4 万个魂！我一张鬼钞也没见到！

汪双喜说，他第二天就死了，还没来得及交给你么！钱，真的给他了。我要是说谎，就跟卫守一一样，今晚撞在河里死去。

老大说，既然你把钱给了他，那事情就让他给你办去吧，我是不会再管了。

汪双喜急得快哭了，说，老大啊，你这话说得绝了不是！我现在怎么说才能说得清啊……无论如何，老大，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情分上，西部三村这片地一定要按这个价批给我……

老大不耐烦地问，你估计一下，卫守一这 8 万现金，会放在哪儿？

汪双喜说，多半会放家里吧，家里保险。

老大说，放你狗屁。我晓得他外面有相好。

汪双喜说，那就是放在办公室了，他的抽屉能翻么？

老大说，他的抽屉我怎么能翻呢？私人东西，现在只有他女人能翻。

汪双喜说，那他女人来过没有？

老大说，我怎么晓得？听阿彭这贼说，卫守一的钥匙，交党委保管了，在老鞭子那里……

我的心猛地跳起来。过一刻，才听见汪双喜说，老大，要么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趁夜去把卫守一的抽屉撬了！

老大没有说话，我只听见他用手掌拍打脑门的啪啪声……

冷风吹来，我汗毛直竖。老槐树上有猫头鹰的夜啼，像孩子哭声一样。大院外通潮河里，夜航的船走过，就留下一阵摇橹声，还有船民毫无顾忌的说话声。狗远远近近地吠着，把这远离县城的乡野，吠得死去一般。

我蹑手蹑足从走廊里溜过，进了自己办公室，飞快从抽屉里取了全部三四千元现金，从另一个口子出了办公楼。

我立马给商书记打电话。

我说，我刚回办公室，听见老大跟汪双喜在商量什么事。他们说，他们今晚上要撬卫守一的抽屉！

商书记用低而紧张的声音问，你听得真切么？

我用同样的口气说，绝对真切！

商书记说，要撬抽屉的原因，他们说了么？

我想了想，说，他们没说。

商书记又问，卫守一的钥匙还在你这里么？

我说，当然在。老大来问我要过，我没给。

商书记沉默一歇，说，好，我晓得了。

我追问一句，要不要商量一下怎么办？

商书记说，我会安排，你不要管了。

不等我再说什么，他就挂了电话。商书记就是这样的做派，他有些要紧的决策，绝对不让第二人参与。他有一种主宰局面的权威。到了这种时候，他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。我想象他挂了电话以后，会点起一支烟，瞄着窗外某一盏灯，把今夜的计划考虑得严丝密缝，把对策安排得滴水不漏。这条老鞭子，他今夜究竟会怎么抽下去？！

我精神不由得亢奋起来。我猜测未来几小时内，商书记掌握了我提供的情报，会怎样运筹帷幄，调兵遣将，对他的老对手来一个致命打击。他会不会通知派出所的徐队长，今天晚上率领精兵，在大院里来个守候伏击？甚至他会不会亲自出马，带一批亲信，在他们撬抽屉时，来一个神兵天降？总之，我已经预见乡政府大院里，今晚会有一出好戏。老大的龙头，说不定明天一早，已缩在商书记的裤裆里了。

接着我又给卢小凤去电话。我急着要还掉那 1800 元钱。我在电话里对她说，我有急事找你，你那里方便么？

卢小凤说，家里来了几个亲戚，在商量守一的后事。还是等一会儿我去你那里吧。

我就去镇上饭店，胡乱买了些卤菜啤酒，然后带回住处边吃边等。

晚 10 点敲过，卢小凤才过来。

她还是第一次到我的住处来。进门那一刻，她四处看了看我这个空荡荡的小两室，一只单人床，一只办公桌，一只

冰箱，一只彩电，还有一副冰凉的锅灶，她的脸似乎抽搐了一下。

我让她坐下，给她泡了一杯热茶。

她说，这些年来，你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么？

我一笑，说，怎么？这样不是挺好么？

她说，从乡校出来后，你真的没有考虑过个人的事情么？

我深深喝了一口啤酒，说，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？今晚我有两件要紧事找你。

她看着我，有些紧张。

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只信封拿出来，说，这里是 1800 元钱，是我年前跟守一借的，没想他……唉，现在只好还给你了。

卢小凤用眼角掠了一眼信封，说，我看就算了吧。

我说，怎么能算了呢？人死了，可欠的债总还是要还的。

说完，我才意识到这话似乎有歧义。不过，我想卢小凤听得懂我的意思。我使劲把信封塞到她手里。

卢小凤若有所思，好一刻才说，那么若卫守一欠了别人的债，你说要不要还呢？

我一时倒被她问住了。她问的，恰恰来自我那句话的歧义！

她见我不说话，就说，人死了，债不能赖。我看卫守一活着欠下的债，也是要还的。

我问，他欠什么债了？

她说，他对你彭老师，就是欠了债的。

我说，没这回事。

她说，他扣了你三封信，就是欠了债；不单是欠了你的，还欠了我的。他欠了我们俩人一辈子债！

我吃惊地抬起头来。卢小凤眼睛直直地盯着我，泪水在颤动，可那目光依然有火一样的热力。她的面孔苍白得无血色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她的脸廓有一种被照穿的透明感。这个女人，这个还不满 30 岁的女人，我还从未见她对人这么恨过。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，还有，那 8 万元钱，我看也绝不是一笔轻松钱。他拿是拿着，多半也欠着别人什么。

我心里赞叹，这女人，什么眼锋！

我说，说起这 8 万元，我第二件事跟它有关。

卢小凤脸上透出紧张的神色来。

我说，我要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卢小凤，这 8 万元真不是明道上来的钱。我也刚刚知道这个。它是汪双喜给老大和守一两个人的。汪双喜这贼不是一盏省油灯。他是不肯白白出血的。他花了这 8 万元，总要老大和守一为他办什么事——这个我们不去说了。他们不可能想到，守一突然死了，这笔钱只有来龙，没有去脉，到守一这里，断了！

卢小凤说，汪双喜做生意也不易，把这钱还给他吧。

我霍地站起来，把卢小凤吓得一哆嗦。我说，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人么？你以为把这笔钱给了汪双喜，你好心就会有好报了么？

卢小凤说，我不图好报，我只图自己心安。

我大声说，你不安什么？你有什么可不安的？8 万元对汪双喜来说，有什么可提的！他一排商品房建起来，赚头就是

几百万。

卢小凤冷冷地说，我不能因为他赚得好，就白白拿他的。

我说，你一定要还给他，我也没意见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守一不知给汪双喜办了多少事，汪双喜从守一这里，赚去80万、800万都不止。这8万元黑钱，你还能归到黑鬼手里去？

卢小凤看着我说，那你的意思……

我说，你先拿着，不要声张。汪双喜来问你也好，老大来问你也好，任何人来问，你都回答，一百个不晓得。钱总归是钱，以后总会派上用处的。

她点头，但我看得出，她很勉强。

七

第二天一早，我故意回避，不去乡大院上班。我晓得乡里翻了油锅，商书记昨晚一定有惊人之举。我不忙去打听这事。我现在要走得远远的，免得人家对我起疑心。至于大院里油锅的事，不久自会有人来告诉我的，原原本本，还会捎带许多细节。

我让卢小凤拿齐卫守一上路穿的衣衫，陪她去了一趟县城。在交警大队后面那排平房里，我见到了卫守一。

守一孤零零躺在铁床上，停在屋子正中，空荡荡的。他穿的，还是平时那一身，咖啡的茄克衫，藏青西裤。衬衫系着领带，不过领结已歪斜了；脚上是皮鞋，还有一双白袜。这身衣服，多处沾着泥污，自三宝把他从河里捞起之后，就没有换过。想起这身衣服，湿湿地粘在他身上，至今已那么多

天，就有一股寒意，横竖贯穿我全身，让我从心底觉得冰凉。

守一硬硬地躺着。他的眼没有闭，半合的眼皮下，是直直的无神的目光。他的面孔白得纸一样，很薄很亮，仿佛用手指一戳，就会穿破。他身体肿胀，看去五官都陌生了。尤其不能看的，是他的一张嘴。他的嘴朝天张着，露出一个狰狞的黑洞。看到这张嘴我就想，卫守一临死前，一定挣扎得厉害。凝固在他脸上的最后表情，是愤怒，是痛苦，还有一种扭曲了的无奈。

阴风不知何时吹来，砰的一声，把铁门关上了。在突来的震响声中，我和卢小凤抬头相看，都惊失了人色……

卢小凤又掩面而泣。她在亡夫面前喃喃低诉，说的什么，我一点都没听清。我们在守一的身边默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在交警大队办了手续，并叫来了县城殡仪馆的接尸车。

接尸车是一辆深蓝色的面包车，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。接尸的师傅跳下车来，问，这换下来的衣服你们还要不要？卢小凤说，不要了。师傅又问，大殓定在几日？我说，还没定，乡里还要讨论。师傅说，定了日子，来个电话，这一段忙得很，定晚了，怕厅堂排不过来。这师傅面相很善，说话又很和气，搬动守一时，手脚很轻，我看了便有些感动，摸出一张大钞来谢他。他一笑，摇摇头，走了。

看那接尸车绝尘而去，卢小凤真是伤心了。她拉住我的胳膊，靠在我身上，大声呜咽起来。她的手死死地抓进我皮肉里，抖得厉害。

我说，卢老师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保重身体要紧。

卢小凤说，他可怜啊，他只有 37 岁啊。

我说，这种事谁想得到呢？你卢老师要想开。

卢小凤说，我看他的脸，实在是痛苦万分的样子。你说给他化妆一下，会好些么？

我说，总会好些吧。

卢小凤说，他的嘴能合上吗？

我说，我跟殡仪馆专门联系一次吧，我会尽量把这些事情办好的。

我扶她在县街上走了一段路，招手叫了一辆机动三轮。那车噗噗噗咣咣咣的，一路颠簸着回到了马北乡。到镇街口该下车了，卢小凤却没动静。我这时才发觉，她靠着我肩头睡着了，睡得很沉。看看她散乱的头发，憔悴的样子，我叹一口气，心里说，作孽！

下午到乡里，我一路心怀鬼胎，满脑子要看好戏的想法。我先到门房老胡那里，想听听有什么消息。老胡却是一脸的平静。我便想，商书记老辣，事件被他控制在极小范围了。

我刚进办公室，商书记却来把我叫了去。

商书记说，守一的事故处理得怎样了？

我把几天来在县城的奔忙，特别是警方在车子里发现女人物件，又查无结果的事，跟他叙说了一遍。

商书记问，你怎么看这些女人物件？

我说，事情总归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但人都死了，还要他怎样？何必事事都去弄清楚。你说呢商书记？

商书记沉吟片刻，说，也只能这样子了。

我等着商书记跟我谈昨晚上的事，他偏偏不说，却跟我

讨论卫守一的大殓日的种种杂务。讨论到后来，又纠缠到了“因公死亡”四个字上。

我把去民政局咨询的情况细细说了一下。我说，老大的意思是要定卫守一因公死亡，我看撇开民政上的框框，乡里定了也就定了；万一日后情况有变，再改结论也是可以的。康生这贼，死时评价那么高，后来不也赶出八宝山了么？

商书记说，你的意思，是守一有问题，只是现在没发觉？

我赶紧说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觉得，纠缠在是否因公死亡上，意义不大。守一生前对乡里贡献不小，死得又惨，因公就因公吧。

商书记不言，站起来满办公室兜圈子，又皱着眉头抽烟，好一会儿才说，暂且这样弄吧。

说完了这些，他才压低嗓音告诉我另一件事：昨晚上捉贼，打草惊蛇，没有捉成。

我惊问，这是怎么弄的？

商书记摇着头，掐了一支烟，又点了支烟，说，派出所徐所长这贼，真弄不清他底细。我回你电话后，亲自去了派出所，跟徐所长面授机宜，要他安排力量，生擒活捉，把贼一网打尽了。我还表示，要和他一道守夜，亲自伏击，可这贼说，你商书记冒着倒春寒守夜伏击，难道看不起我老徐不成？只要情报可靠，待我亲手把贼拿住了，你商书记再来犒劳我不迟！我就回去等电话。半夜电话倒是来了，这贼说的是，两个联防队员在黄杨树下埋伏得好好的，却不料老大和汪双喜走出办公室，眼望星空放夜尿，一场热尿正好浇在他们头上，两个贼哇地叫出声来，当下露了马脚。老大还把派

出所老徐骂了一通，说你们想窃取政府机密还是怎的。这事，就这么吹了！

我大失所望，说，天不助我，有什么办法！

商书记说，我怀疑徐所长这贼，背后和老大有手脚。我真后悔昨夜没有亲自上阵。

我说，千日做贼，总有一日要破，等以后吧。

商书记说，也好，班子里有个对头星，百事也可谨慎些，倒也不是坏事。你说呢？

我苦笑一声，没说什么。

守一的大殓日定在四月三十日。二十九日那天，我特地又去了一次殡仪馆，看守一整容化妆的效果好不好。在一间排满了尸体的大堂里，我又遇着了那位在交警大队接尸的师傅。两人一见如故。我敬他红塔山，还给他点烟。

师傅说，你这人不错，又来看他了。

我说，我们同事多年了。

师傅说，刚刚有个女同志，也来看过卫乡长了。

我问，是不是卫乡长的爱人，上次在交警大队你见过的？

师傅说，不是。人还要长些，手臂上封着石膏，脸也破了……

我的心一紧，突然就想起了车厢里的那些女人物件！

师傅说，她话也不说一句，泪也不下一滴，只在卫乡长面前立了一刻，就走了。

我赶紧问，她没说她是哪里来的么？

师傅摇头。

我又问，你们师傅中有人认识她么？

师傅又摇头。

我走出殡仪馆，才发觉自己两腋下，流下了一注汗，又冷又湿……

回到住处，老大又差乡办小叶来，急急把我召去乡里。老大从报夹上取下当天的省报，说，阿彭，你看看这个

我取过一看，好家伙，全省十佳乡镇长评出来了，卫守一的名字，赫然排在第一位！报上登的照片，正是我那夜在办公室烧纸烧掉的那一张。

我对老大说，省报编辑真是蠢卵，也不给我们守一加黑框。

老大说，你阿彭才是蠢卵，人家省里，是把十佳乡镇长当喜事评的，加个黑框，不是讨晦气么？

我说，兴许省里的人还不晓得守一出的这事吧？

老大说，天高皇帝远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急急召你来，是想你拿这报纸，再到民政局去一次，跟他们说，你们卫乡长连全省十佳乡镇长都当上了，你们还不批他个因公死亡么？抓紧批下来，后天大殓时我们也名正言顺了。

我说，好，我这就去。

桑塔纳已点火停在大院门口。我趑进办公室去拿包。一踏进门，电话响了。我拿起一听，全身汗毛被炸了起来——

电话里的女人，声音像从天上飘下来的，又像从幽幽深洞里钻出来的，有一种颤颤悠悠的起伏。

她说，你是彭乡长么？

我问，你是哪位？

女人说，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，我常听卫守一说起你。上午在殡仪馆，我和你前后脚……其实，我在门口看到你的。

我哦了声，再次想起了沉车里的女人物件。也模糊记起，这声音以前曾在哪里听到过……

女人说，彭乡长，听说你和守一关系很好啊。

我说，可以吧。

女人说，听说你为他跑因公死亡，跑得很起劲啊。

我说，可以吧。

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，对了！过去在办公室里为守一接电话，听到的就是这个女人声音！

女人忽冷笑一声，说，彭乡长，我劝你不要再为这个去跑了！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晓得，卫守一死得其实不光彩的。你晓得那一夜他在什么地方？跟谁在一道？告诉你，在天禄宾馆，跟我在一道，喝了酒，睡了觉……

我说，请问贵姓？

女人说，看来你彭乡长也想认识我？

我说，见见面不好么？

女人说，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跟你见面。

我说，你说吧。

女人说，那天晚上，卫守一是回办公室去拿一笔现金给我的，不想半路出了事。我晓得，卫守一的遗物是你领去的，他的抽屉的钥匙也在你这里……

我说，你说得对。

女人说，烦劳你彭乡长把那笔钱取出来给我。

我说，有多少钱？

女人说，8万。

我说，卫乡长说过这钱是从哪来的么？

女人说，这个我不管。

我抓紧电话，手里攥满了一掌汗。

女人说，彭乡长，这个抽屉我不会让你白开……

我没有再听下去，很平静地挂了电话。

大殓那天，我嗓子忽然失声，竟然失去了为老朋友主持最后一次仪式的机会。我站在离守一遗体不远的地方，看见他的嘴依然张着，像一个深深的黑洞。面对这个黑洞，我很内疚，以致不敢正眼看一下卢小凤。

追悼会改由商书记主持，老大致悼词。我看到老大用拇指根那块厚肉向上擦着眼泪，读出了人民的好乡长卫守一……因公……去世……这几个字。

我的目光无人察觉地在会场四周逡巡。我希望看到一个手臂上封着石膏、脸相破了的女人。我想她或许会吊着绷带、戴着墨镜，无声无息地站在哪个角落里。但是，直到大殓散场，我也没有看到她。

四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卢小凤找到我住处。她见我的第一句话，就问，彭老师，你怎么长了那么多的白头发啊？

我说，是吗？

我说着照了照镜子。我惊异地发现我半头的头发都白了。我的心猛往下一沉。

我问，有事吗，卢老师？

她说，按这里规矩，我该去叫一叫魂。那地方你认得么？

我点头。

翌晨天亮时分，县道 12 公里处那条小河旁，就有一女一男两个声音，向四野发出：守一——守一——

女的声音凄厉、低迷，男的声音粗壮、高亢。

纸烟在河滩袅袅升起。

轻纱般的薄雾中，布谷鸟来了。它远远近近的飞鸣，和着一男一女的叫魂，一声又一声……

【小说家说】

放松心态

彭瑞高

有位世界级的短跑名将说，他成绩最好的比赛，往往跑的动作最放松。

写小说也同理。心态放松，容易出好小说。

把心态放松下来，其实也不易。我有三点心得，说出来大家看看。

一是，不要把作家看得那么重。并不是文学冷落了，才这么看；就是文学有些轰动效应时，也这么看。过去把作家当成贵人，是太过分了；现在把作家跟教师、工匠、店员、清道夫放在一起，庶几还了本来面目。作家本来就是普通劳动

者，不值得神气活现。他手里的笔，跟清道夫手里的扫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失去了过分敬重之后，他还能坐得住，把手里的活干好，这就是尽了责。这样写东西，就比较放松，笔下的话，也容易中听。

二是，不要把写小说看得那么重。小说多年来作为文学正宗，被有些人说得很沉重。其实写小说，我看不外编故事、画人物两件事，没什么玄乎的。这世界，出了那么些千奇百怪的事情，编故事有什么难的；周围，牛头马面、红脸白脸有的是，画人物当也不难。只要故事读者看得下去，人物读者认为不假，这小说就算有意思了。负重执笔，刻意追求，出来的小说不一定顺，也不一定好看。

写小说有些年头了，只是爱好而已，像参加马拉松，至今是个业余选手。业余选手一没指标，二没任务，写多写少，写好写差，都由他自己，没人来说的。所以在同一跑道上奔同样距离，业余选手反而甩得开。这是心态放松又一得，不知说得在理否。